

怀念马标先生

□ 北京 刘学升

2018年12月14日清晨,农发行安徽省分行办公室主任马标先生因病在合肥逝世,终年57岁。消息传来,身在北京的我,由于惊骇、伤感和难以置信,心口不禁阵阵发颤。马标先生的大名,早在20多年前我就知道了。当时,马标先生是农业银行总行《中国城乡金融报》的记者,我经常在报刊上读到 he 写的宣传报道和文学作品。1996年,农业发展银行成立市县机构,我们分别从农行调入农发行工作,马标先生在阜阳,我在五河。

2010年,我到省行工团处跟班学习,一天见到时任办公室副主任的马标先生,我向他笑笑,他问我叫什么名字,我报了姓名,他笑着说:“我虽不认识你,但感觉你就是刘学升。”2014年,已经升任办公室主任的马标先生经省行主要领导同意,让我到省行办公室跟班学习。这样,我与马标先生的距离更近了,也从中了解了他的风趣性格。

我平时喜欢看报纸,办公室当天的报纸都是马标先生先看。次日,马标先生会将 he 看过的报纸交给我看,但他给我的报纸往往不全,因为报纸里的好文章几乎都被 he 搞剪贴了。我曾拿着“伤痕累累”的报纸向马标先生表示“抗议”,结果“抗议有效”——马标先生会把他的剪贴本送给我学习。

一次,农发行总行副行长陈剑英同志赴安徽调研期间,看望省行机关工作人员。当陈行长来到我的办公室,马标先生向陈行长介绍我:他是我们省行唯一的“留学生”。陈行长信以为真,问我在哪个国家留学?省行行长王富君同志为我“解围”:“他姓名叫刘学升,文刀刘,学习的学,上升的升。”陈行长这才明白,笑着指着躲在众人后面亦在偷笑的马标先生对我说:“我被 he 误导了……”事后,我问马标先生为何开那么大的玩笑?他“嘿嘿”一乐:“我故意考验你在总行领导面前的反应是什么样的。”马标先生对我类似的“考验”并非一次。2015年,全省农发行办公室主任培训班在四

川大学举办,马标先生派我和一位同事先到川大联系。开班后,马标先生指定我为培训班班长,说让我历练一下组织和领导能力。我尽力做好培训班协调和服务工作,没有让他失望。

我自前年交流到总行工作后,马标先生来京出差,只要没有特殊情况,一般都会告知我。马标先生经常对我说,待 he 退休后,就在家看书、写作、陪夫人。我表示赞同,那样既充实,也不寂寞。令人悲恸的是,马标先生欲在退休后“读书、写作、陪夫人”的想法不可能实现了。2018年12月11日,马标先生在省行开会发言时,突发疾病,被120救护车送到医院抢救,终因医治无效,于14日清晨离开人世。由于病发突然,马标先生临终前,没有留下一句遗言。而他分别在2018年第12期《农业发展与金融》和《中国金融文化》杂志发表的散文作品《漫步鼓浪屿》及《武夷山印象》,也因为他的逝世而没有看到。

在马标先生离开我们的这些天,朋友圈转发最多的文章,当数 he 于2018年12月2日在《农村金融时报》发表的散文作品《草原夜色美》了,“在回住地的路上,我放声高歌:‘草原夜色美,九天明月总相随,晚风轻拂绿色的梦啊,牛羊如云落边陲……’走着唱着,越是夜深人静,越感觉到自己的歌喉是那么绵长高亢,那么富有磁性,觉得自己不是游客,而是一个朝圣者,草原的夜色带给我的不是一片风景,而是一个家园,一个心灵憩息的家园。”这篇文笔优美的散文,也是马标先生发在他的朋友圈中的最后一篇。

马标先生离开我们已有百天。我作为下属,作为学生,作为兄弟,再也聆听不到领导马标先生的殷殷教诲了,再也不能与良师马标先生当面叙谈了,再也拜读不到兄长马标先生新的作品了。但是,马标先生的音容笑貌,依然在我的心中栩栩如生;这个儒雅、敬业、顾家、睿智、风趣的“潇洒小老头”,依然在我们的面前真实存在……

芳菲四月

□ 阜阳 祝宝玉



周末/摄

春风行走,款步人间,流连桃李之下。时令未迟,阡陌间正有好时光相待。翩然一人,或三五一群,踏青河畔。退去案牍之劳苦,仿若脱笼之雀,获得无限自由。新柳发芽,袅娜风中,自有一番柔情。四维之内,青草绿麦铺展成连篇累牍态势,一程接一程,直引向天际。大地着衣,勾勒“春衫是柳黄”的意象,也令心灵蒙纱,一种不可触摸的迷蒙萦绕心头,这便是“春情”吧。

春水东流,是移动的色块,而非汤汤飞逝的时光。必须慢行,必须心静,慢行能体悟花开草变,心静能体悟万物禅境。田畴在山脚,山脚在云下,倘若萧冬割裂了天地间的种种元素,在春风春雨的弥合下,它们又能自然地衔接。此刻的我,已然不是个体的生命,而是大自然的有机因素之一,嵌

合在芳菲四月的边角。应该去看桃花,是古人说的,桃花一簇开无主,可爱深红爱浅红。按理说,桃花是有主的,桃农们照料之,呵护之,我们应该尊重这一事实。但从另一角度来说,桃花又是无主的,它属于春天,属于每一个来此的观光客,我们都爱着它的深浅红颜,将之比若姑娘、女人、爱人或情人。

在四月芳菲里,有让人爱恋的冲动。从荷尔蒙的迷烟里走出,走入径畔无人行,鸣鸡上墙屋的村野,这更符合我纾解沉郁心情的初衷。在尘世的生活里,被各种欲望所包围,如同绳索将身心仅仅捆绑,愈挣扎,愈是痛苦。跳出红尘,才能解脱。于是,这春风谦和的村野,就成了超越思想困境的桃源。“竹鸡啼雨隔林塘,四月山深梅未黄。水近洞门云气湿,葛花开上石眠床。”有时环境能造弄境界,给人不察觉的导引。

心宽万里,自然境界豁然。倘心中有锦绣,满眼尽芳菲。杨花榆荚无才思,惟解漫天作雪飞。蔽院的桃花开,杏花挑,杨花白,鸡鸣犬吠,道路隐断。刹那间,仿佛自己并不在今朝,而是回溯了时间,进入遥遥的古时。

四月葱葱,我没有去名山大川寻春,而是独辟蹊径,寻田野的春,寻原始的春,那里篱落疏疏,树头花落,是最美的去处。

军号嘹亮

□ 合肥 日月

我解甲归田十几年,一直住在部队机关宿舍区,每天东方刚刚冉冉升起一轮红日时,一阵嘹亮的起床号声就会从不远处传来。这军号声,听来既熟悉又亲切,既令人热血沸腾,又令人魂牵梦萦。军号,作为部队一种特殊的通信工具,以规定的号谱和号音传递简短的命令、报告、报时以及敌我识别、发放警报等。军号是由古代的“角”演变发展而来。古代军队中用来传达命令、进行联络的号角,通常是用兽角做成的,故称角。后来角也用于各种仪仗,随着角被广泛使用,制角材料也改用轻易获得的竹木、皮革、铜角、螺角等,其形制也长短大小有别,以适应不同需要。

我军从建军初期就建立了司号制度。1979年底,我一入伍,听连队司号员吹的最多的是起床号、集合号、出操号、冲锋号、开饭号、熄灯号……刚到部队那会,对军号声不是那么敏感,号符也分辨不太清楚,有时一听到军号,不知道是啥意思,结果有不少新战友还闹了一些笑话。故而,那时在部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,叫“新兵怕号,老兵怕哨”。新兵怕号是因为听不懂号音是什么号,所以好闹误会;老兵怕哨是因为一听到哨音,就要到操场开始摸爬滚打了。那时,一日生活都是从起床号开始,到熄灯号结束一天的紧张训练生活。部队作息时间十分严格,冬季一到六点半,准时会响起起床号,夏季六点半准时响起起床号,周末推迟半小时起床,雷打不动。刚入伍时,正值隆冬,最不愿听到的就是起床号,那个时候都才十七八岁,最爱睡个懒觉,可一到六点半,天还没有亮,起床号就会响了。号声就是命令,个个赶紧从被窝里爬起来,要在短短四五分钟内,从高低床上起来、穿衣、集合、出操,训练半小时后,才能回到宿舍洗漱、整理内务,这滋味是难以想象的。正因为经历难以想象的滋味,才磨砺出军人吃苦耐劳的精神。

那个时候,我们新兵都特别地羡慕连队的司号员。“司号员”与“司令员”仅一字之差,司令员是官,司号员是兵,虽级别悬殊大,但他俩身后也都是千军万马。司号员军号一吹,也是和司令员一样,指哪打哪,多威武,多神气!后来我调到连队当文书,司号员是杭州籍的战士,比我早当一年兵,我们朝夕相处像亲兄弟,自然也或多或少地发现司号员也确实不好当。他每天起得特别早,有时怕误了吹起床号,总是让连队的流动哨兵,早早地把他叫醒。他一吹完起床号后,战斗班的战士出操训练,他就带着军号,一个人找到一个空旷的地方,在那气沉丹田地练习“拔音”。“拔音”是吹号的基本功,也是一件极其乏味的事,从早到晚都是“哆、咪、嗦”3个音符。开始练习时,要是掌握不好技巧,连吃奶劲儿都要使出来,有时还憋得面红耳赤,才能吹响那么一两声。号谱有5个基准音,为了打牢基本功,他从最低一个音符开始练起,直到练好了5个基准音,号谱有上百个,他得背得滚瓜烂熟,并要准确掌握每一个号谱所代表的不同命令,这训练是枯燥、单调的,甚至是痛苦的,有时练习吹号都把嘴唇给吹肿了。为了适应不同的作战条件,他冬练三九、夏练三伏,经常是站在高地迎着大风练号。就是这样孜孜以求地反复训练,他才把军号声吹得那么美妙轻松,那么准确无误地把指挥员的命令通过号音传达给每位官兵。

军号是军人的特殊语言,是军人撼动山河的信仰号角,是红色基因在人民军队中传承与光大的音符。军号吹出了巍巍军魂,吹出了军人的血性,吹出了军人的热血与沸腾,吹出了军人的强烈信念,也吹出了军人顽强的意志与作风。

军号嘹亮永难忘,铁马冰河仍往前。